

戴胜 特立独行的报春鸟



春光正盛、绿草如茵，在城市的公园林间或草地上，或许你曾见过这样一种奇特的鸟儿：头顶华冠、喙若细弯钩，飞时如花蝴蝶、鸣叫起来是“咕咕”声，它甚至连名字都与与众不同——名为“戴胜”。戴胜，像是从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里飞出的鸟……

戴胜 佚名古画



幽篁戴胜图(部分) 赵孟頫

与西王母颇有渊源

戴胜，像是从先秦古籍《山海经》里飞出的鸟。倒不是说《山海经》里有戴胜鸟，而是《山海经》中数次提到的神话人物西王母出场时，或者是“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戴胜”，或者是“有人戴胜，虎齿，有豹尾，穴处，名曰西王母”——总之，少不了的“戴胜”俨然成了西王母的个人标志。

而“戴胜”一词究其本意，其实是个动名词组，“戴”，做动词意思不用多说，“胜”又是何物？胜又名华胜（或花胜），和步摇、簪、钗一样，属于古代女性的一种华丽头饰。按照《释名·释首饰》的释义：“华胜，华，象草木之华也；胜，言人形容正等，一人著之则胜，蔽发前为饰也。”不论材质是金、银、玉抑或玛瑙，如花团锦簇一般修饰额前或戴于头上的都叫华胜。戴胜，就是戴了个华（花）胜。

所以戴胜的得名，源自古人的丰富想象力。戴胜鸟的头枕部长有棕栗色、黑白边的数十根长羽毛，平时收拢的状态就已经很像佩戴了美丽的头饰，而一旦遇到紧张、兴奋或求偶的情形时，毛冠则立即齐刷刷展开如扇，更像佩戴了极为华丽的头饰一般。正如《广韵》所云：“鴽（ré n），戴胜鸟也，头上毛似胜”，宋代罗愿著述的《尔雅翼》里，则有更详细的解释：“戴鴽，似山鹊而尾短，青色，毛冠俱有文采，如戴花胜，故呼戴鴽，又称戴胜。”《清宫鸟谱》也说戴胜“头褐黄色，两翅黄白黑三色相间，尾根亦有白毛。顶有花羽十余，鸣则顶花开张，蒙茸如花胜然”。

古诗词里的戴胜

谷雨节气有三候：“第一候萍始生；第二候鸣鸠拂其羽；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。”

从诗词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戴胜的“报春鸟”

名号绝不是浪得虚名。唐代诗人王建的《戴胜词》写道：“戴胜谁与尔为名，木中作窠墙上鸣。声声催我急种谷，人家向田不归宿。紫冠采采褐羽斑，衔得蜻蜓飞过屋。可怜白鹭满绿池，不如戴胜知天时。”即使白鹭绿满池的意象再美，也不如“报春鸟”戴胜对时节的敏锐感悟，毕竟“知天时”才是“接地气”。

除了知时节，戴胜鸟的“形”与“声”也引得诗人思绪万千。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唐代诗人贾岛的《题戴胜》：“星点花冠道士衣，紫阳宫女化身飞。能传上界春消息，若到蓬山莫放归。”

诗人观其形，也会听其声，如五代李中所作的《村行》中写道：“阳鸟景暖林桑密，独立闲听戴胜啼。”最有趣的是，因为戴胜戴冠披锦，样子实在太雍容华贵，竟然给了织者压力，如明代诗人李东阳的《戴胜》：“园中少妇把桑归，掩袖低眉半落晖。羞见山禽头似锦，茧丝繰尽不成衣。”

不仅有助农事，戴胜还是鸟类中的忠贞爱人，也能尽职尽责地照顾好后代，因此又给人美满祥和的印象。国画偏爱戴胜的题材，戴胜的顾盼生姿也都留于历代名家的笔墨中，比较有名的是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《戴胜图》，以及元代赵孟頫的《幽篁戴胜图》。

古埃及壁画上的美德鸟

如果戴胜在中国的历史要从《山海经》的西王母说起，那么它的西方形象最早可以回溯到古埃及的一幅壁画上。古埃及人与鸟的缘分不浅——尼罗河三角洲湿地，地处欧陆候鸟迁徙航线的重要休憩站，就像是高速路上的大型服务区，每年有成千上万迁徙的欧陆候鸟到此停留。敏感的古埃及人自然不会忽视如此壮观的景象，也不会错过这样丰厚的自然资源。大量的图文、壁画、文物古迹里，都留下了他们与鸟类一起生活的印记，戴胜也是其中一员。

按照《博物志》里的说法，古埃及人眼里的戴胜有孝顺的美德，长大后的幼鸟“会照顾其年迈的父母，张开翅膀给予它们温暖，在辛苦的换毛期帮助它们脱去旧羽毛，向它们生病的眼睛吹气，在上面敷一些有助恢复的草药”。因此在古埃及，人们把戴胜视为神圣的象征，将其绘于坟墓和寺庙的墙上。来自公元前1900年古埃及中王国时期，柯南姆赫泰普三世墓中的壁画——《相思树上的鸟》，从左到右，第一个被展现的鸟类形象就是戴胜。

和东方人一样，古希腊人也注意到戴胜鸟独特的毛冠和喙。戴胜鸟的拉丁语名“upupa”的本意，是用来形容戴胜鸟头顶的羽扇，而它细长的喙，则出现在古希腊戏剧大师阿里斯托芬的笔下，充满喜剧效果。剧本根据古希腊神话改编：阿提刻国王潘狄翁的两个女儿普罗克涅和菲洛墨拉，在被迫嫁给凶残的色雷斯国王忒柔斯以后，惨遭其虐待，走投无路中两姐妹向神祈祷，天神把她们三人都变成了鸟：普罗克涅变成夜莺，菲洛墨拉变成燕子，忒柔斯则变成戴胜鸟。头上立着毛羽而身上的毛却脱落了的忒柔斯，被主人公欧厄尔庇得斯一顿嘲笑。

相比古希腊人对戴胜的戏谑，古波斯人对戴胜更多了份欣赏。12世纪古波斯诗集《群鸟的会议》中的戴胜，为智慧之鸟、百鸟的领袖，曾带领群鸟去寻找国王西莫格。

而要说世界上最热爱戴胜鸟的国家，大概非以色列莫属。2008年，以色列国民通过投票选出了以色列的国鸟——戴胜。戴胜鸟留给以色列人的印象，是它兢兢业业、繁育后代的尽责精神；此外，戴胜鸟还是古代传说中所罗门的信徒，曾用羽翼为其遮阴，也因此获赠头上的那顶羽冠。所以戴胜的当选毫不意外。翌年，以色列还发行了庆祝独立的金银纪念币，戴胜的形象被刻于纪念币上。

（本稿综合《燕赵都市报》《北京日报》）

林黛玉走路为何“摇摇”

脂砚斋版本系统的庚辰本《石头记》第八回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一语未了，忽听外面人说：“林姑娘来了。”话犹未了，林黛玉已摇摇地走了进来，一见了宝玉，便笑道：“嗳哟，我来得不好了！”

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摇摆”的含义是：“向相反的方向来回地移动或变动。”在古代小说中，以“摇摇摆摆”来形容女子的步态，要么是因为小脚，要么带有“搔首弄姿”“卖弄风情”之意，但这些含义都不适合用在林黛玉身上。

古代小说中用“摇摇”来形容人的仪态，更

多是强调女子因身体柔弱或因精神高度紧张而“颤抖无力”的状态。

林黛玉走路为什么“摇摇”？首先固然是因为她的身材纤细窈窕，“行动如弱柳扶风”，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她体质“怯弱”。此外，也与她对贾宝玉、薛宝钗交往的高度戒备有关。贾宝玉与林黛玉、薛宝钗等人住进大观园后，薛宝钗每次去贾宝玉住处，林黛玉也必随后赶到，与这一次贾宝玉到薛宝钗住处后不久，林黛玉得知消息就连忙赶来，传递的是同样的信息。很明显，她是因为贾宝玉先

走了，所以她也跟着走的。当她回到她和贾宝玉的住处（贾母院）后，发现贾宝玉不在，一打听是去了梨香院（薛宝钗住处），所以连忙跟了过来。读者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一旦听说贾宝玉从宁国府逃席回来后立即去了薛宝钗处，林黛玉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她的心情必然是十分激动、焦虑的。概言之，以“摇摇”形容林黛玉的步态，蕴含有三重含义：一言其身形之婀娜，二言其体质之怯弱，三言其当时心情之焦虑。

（据《科教新报》张德斌）